鐔墟堂摘稿

鐔墟堂摘稿卷之十三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豐城古和雷禮著

大司寇陳壽齋傳

陳尚書者諱壽字本仁號壽齋江西新淦人也洪武間伯祖非坐事戍遼東寧遠衛衰明不能往弟弘代役遂籍于遼至公父某業儒為里社師以公有異質携教之端坐維維不休塾所授書問即對甚悉且通大義十歲善屬文十二選充衛學生益務樹立家故貧甚落落自豪不以動其心嘗值上

元燈節出市得遺金一囊小刀二鞘坐候夜分竟歸其失主以是衆服其介殖學僧舍居三年閉户不出而精之以思多所自得廼取正於鹽閣賀先生養吾遂提學憲臣每課其文爲優等既三舉不遇見大人遺弓敝幕欣然有懷故疆埸之事多所討論遍歷宣大關西諸鎮謁延綏總戎李公杲欲持戈建功名積二年知不足以當經濟之業也乃仗劍歸遼左理舊業於成化乙酉領山東鄉薦壬辰登進士擢户科給事中歷本科左進都給事中

在科一十三年遇事闓朗識大體不毛舉米鹽事
以追責奉勑閱視宣大邊防劾奎會與事鎮守中官
其弊遂絕巡牧馬草場有貴璫恃奥援挾老奸宿
蠹蟠結其中侵冒無算力請釐之法不但已也時
昭德貴妃寵冠後宮其兄弟萬通輩縱妻王氏出入掖
庭勢撼京師中官梁方輩結妖僧繼曉干撓國是
中外懔懔皆無敢言者獨抗疏論之被逮繫詔獄
禍且叵測頓
憲廟因事感悟釋復其官天下快之

孝廟登極上封事六條曰御經筵曰親儒臣曰崇宮闈曰停內降曰謹嗜好曰公刑賞中間指斥貴近無所避忌而銜者深矣及三原王端毅柄政銓府薦補大理寺丞劉文穆在內閣素忌之諷御史論公不諳刑名端毅具疏力辯稱其觀政法司刑名練達及任諫官正色敢言臣舉之不為不當而言者不無過情竟格內旨調南京光祿少卿久之陞南京鴻臚卿淹閑局十餘年揚清茹苦布袍糲食晏如也庚申北虜入寇犯榆林守巡敗績鎮城晝閉

道梗不通大宰倪文毅薦僉都憲巡撫其地至則
先存卹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分布兵馬為十
路各定部署使策援多遣覘卒偵哨探軍勢大振
虜分兵侵軼躬擐甲胄為將卒先鼓而擊之凡三
十餘合擒斬八十有奇未幾出驗水營於邊墻外
幾五十里忽火篩脫羅干諸酋鳩率精兵四十萬
壓境先以百餘騎嘗我中軍官曲江急請撤軍避
公曰虜衆我寡是可輕避乎避則示弱墮賊計矣
即選夜不收令各路將領設伏扼要害地伺進兵

迎虜帳里許堅壁待之自出帳擁左右數十騎撒
胡床危坐虜遣通使答話因細數虜中情罪以應
且從容整暇麾指飲酒如無事虜望見疑之遂引
去既諸路以公方略邀擊虜大敗斬首一百七級
奪獲達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捷 聞
孝廟降勅褒獎賜賚加俸初延綏殘破家臣以虜勢方
熾鎮兵不能支請發京軍公屢捷而
王師已至總制請破其巢未得命駐延綏積戰馬二
萬日給草束不輸公議出邊晾兵牧馬即採草紓

急衆危不可公請以身任之保無事計月省費二十七萬地方幾危復安同事者諷公詿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賞公曰吾子弟素業耕讀豈諳弓馬不之許識者多之辛酉本鎮饑題准召商納糧區畫井井咸中事宜邊饟待以不困既乃撥流移給種子牛具使耕守為經久計盖不逾年而西師息肩矣癸亥滿九載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延綏父老請建祠肖像為忌者危之正德初逆瑾竊柄勁令飭東臺官不得妄言

朝廷德政開讀畢公正色諭十三道曰言路豈可關乎凡時政有當言非劾某者仍稿呈舉行若因之阻抑則上負

朝廷作養下負平生所學多矣值南京臺諫以言事忤璫盡械繫京師公與參贊機務林文安上疏論捄尋又獨疏極言俱不報已文安得罪去公亦罷歸璫復搜剔前任事械繫下獄諷所司文致罰米三百石居庸關監禁追納因貧不能完璫誅獲釋科道官陶諧劉菃張羽沈光等交章薦起之甲戌春

陝西巡撫缺人值荒後民弊甚鎮守太監廖堂與其弟鵬姪鎧怙勢恣張搖吻於民且及士夫家人人重足而立吏部尚書楊一清謂必得忠鯁輕去就者制之乃起公巡撫公下車旬日即揭榜諭衆利病之原罔不悉具仍令長安父老面陳得失量斗斛平時價禁有司官市民物偶劇盜數十標掠良民捕之枷于市俱折其兩股盜賊屏息又下令曰遭喪不許停柩婚嫁不許索財人皆遵之夏大旱令各街巷開渠以通陰氣減刑殺清冤獄齋

心誠禱天乃大雨歲不饑仍因關中荐災乞停追欠錢糧罷額外進貢俱報可會堂稱旨造絨氊帳幄數百間料價數十萬兩公至已完鮮廩知其贏餘數十萬兩欲輸内庇撥所司留以備賑仍戒諭此後不得指進貢有所弃取不然吾且執奏堂兄弟訴于所枯者欲圖中傷之公指摘其曲庇爪牙妄恣風憲諸不法事連踪四入并乞休不得請始視事先是鎮守群從悉少數十輩散遣於各郡縣衛所漁獵滋甚公委千戶王臣捕之皆鼠竄氣熖

大沮民稍安堵已而徵南京兵部右侍郎報至軍
民數千人擁集撫臺泣留公曰君命也出城之日
號聲振地擁輿移日不得行至留都知致歸帷幄
侫臣屢數乞休俱荷
溫旨不允疏九上
武廟知不能留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有才望老成清
謹素著之褒且令有司日給米二石歲輿隸二名
以貧不能歸流寓南都敝屋頹垣不蔽風雨杜門
寡交勤遵古道

今上改元詔進一品階榮祿大夫以羊酒果品存問於
家是年九月卒于寓第貧無為斂京兆寇公天叙
太司空李公充嗣哭臨為備殮具因具題
賜祭二壇身後諸子無立錐地旅寓飄泊四壁蕭然
遺有十喪未舉行路莫不嗟嘆公惟孤特不務矯
訐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
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
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索士大夫短長以沽直名
自筮仕至退休四十年有奇半居閒散地甚難明

植立揭揭可述而廉名爲不著在陝西延綏得人最深陝人至今能道之若其篤孝友歸故人之喪卹其孤不以貧窘易節非其天性然哉大學士楊文襄謂公有趙清獻之清張忠定之定且稱爲儒將蓋惜其志未竟云

論曰予聞之貢禹云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夫漢俗近古猶若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其軟默徇時以終其身焉凡以利滑於心而不知戒也陳司寇立朝四十餘年於權奸欻艴無所瑕倚至

屢起屢踣不能爲歛臭豈不爲雄桀者所姍笑耶

然縉紳先生慕其風槩莫不爲之式廬可以愧墨

夫矣

孫忠烈傳

孫忠烈者諱燧字德成號一川浙之餘姚人也自

幼英毅軒然有志向闇誦六經日數千言善文詞

爲時推目弘治壬子以易魁鄉薦癸丑第進士授

刑部貴州司主事初任典獄一月舊多瘐囚生變

相矜以殘縱仟卒度死之公獨羋然不忍于盛暑

疫癘時令採蒿艾爲之薰滌療病食羸無少怠因
感感泣未幾代者至是遂激囚叛於是大司寇賢
之推掌章奏及晉江西司員外郎陞郎中罪罪釋
釋群情灑然稱名或就質所疑常奉命次囚南畿
又慮囚江右原情比律多所平反事竣復
命值逆瑾盜國柄椔剪忠良士以執法梗切忤瑾意逮
罰粟數百石未幾瑾敗而公直節益著超擢福建
叅政督糧儲初閩賦積逋士不受粒米價銀參錢
而侵逋三倍其值乃毅然議減價嚴限追給軍民

讙輸而積逋無欠常歲派糧藩司掌印督儲官集書計編派月餘不以時須至春夏之交穀食將罄始逼徵之民益病公推核弊源而搜剔之酌本折均轉運務歲終畢歛者為令委勘武平戎功檢覈實狀凡倚賄勢奪登血戰者各數人盡削之不恤怨謗過建寧置坜翁祠田五十餘畝使衆觀以為模矱癸酉遷貴州憲使未任改山東僅半載發酷吏懲無良諸司化之爭以惠利顯乙亥轉河南右布政使屬江西逆濠謀僭方職奪民利盡錙銖董

貨賄結納入錢寧及優賢輩以市異寵又力除異
己者若鄭布政岳胡副使世寧尤為所忌俱以危
法中之凡藩司啓聞臬印署掌皆稟啓行莫敢誰
何繼再得護衛益為僭志逆黨潘鵬等又羣附為
奸於是一二忠鯁之臣朝不保昏矣時巡撫缺人
廷議推才節臣備之晉公副都御史以往即毅然
謝遣家屬單車抵任至則力持風紀愼檢防以率
人每見濠輒諷以大義期積誠感動之濠不能啗
劫多飾詐加禮值惡黨宄弁假張翼其宄日剝良善

財產及白晝殺人恬不畏明乃摘其尤者數十人
啓請具獄豪猾之嫁惡郡王將軍皆懲以法然未
敢有它盆念兵荒之餘非固本不可務飭吏治拔
擢浮于宗巡官歲限所歷近四遠三郡若縣令
日書所事于冊并報守巡至並行事之詳以稽勤
惰首重農業察災傷之地給官種備水利緩征歛
程貨易賑貧乏又定差徭先等之則責之郡牧縣
胥不得市以為奸至於令屯田該徵子粒准軍士
該支月糧以免出納運擾與夫執議江淮濟川米

夫不可槩徵工食而仍援勾丁河南山東馬頭不便解人執役而照前顧役又求緩饒州燒造或抗疏於

朝或投劄當道俱殫力為之於成敗利鈍所不計也巡歷所至諮民隱隨宜撫恤雖遐避迂徑以身先之每謁文廟必進諸生諭以名教大節特廣文山祠宇贊其偉烈皆所以風勵人心激奬忠義又計濠恃天威其護衛弱可制檄各屬實務藏練軍快於進賢南康瑞州等處各設城堡扼其衝突惟弋

陽橫峰窰兵獷悍且勝婁犯家易募安義招集群
不逞號新民舊惡易獮首賊淩十一吳十三閔廿
四佃彼田尤爲肯脅殖根遂奏立安義縣治設道
判守橫峰使彈壓窰人新民不爲賊餌撫饒二州
兵備例行革乃請勅湖東分巡兼理撫州而饒州
兵備乞弗革以助聲援九江當湖之衝最咽𠰔奏
重兵備之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
國通城諸郡邑以便控制又編漁舟設邏吏以防
鄱陽湖之出沒故劇盜前後竊發若廬陵之曹國

瑞萬年之周鳳祖弋陽仇殺之三寃東鄉積聚之
頑犷咸殲殄解息歲饑濠放穀悅民即下令諸司
亟糴官粟以伐其謀濠憚公多備遲回五年未敢
即發不幸

武廟頻年遠狩人情洶洶權璫畢真來鎮守妄窺天意
首先助逆清軍御史范輅劾其奸惡遭反噬奏捕
禁獄濠益無忌畏不可盈厭值大水民失業縱凌
十一等賊率朋寃乘濫出沒鄱陽建昌間肆兵威
衆公屢疏密上不報乞致仕亦不報深惟

朝廷懿親不敢擅圖先發愈憂之鬢髮盡白因與副
使許逵等議先捕群賊剪其黨翼然賊首既投入
宮府醜類千百人深匿其林莫可踪跡乃調集
官軍并舟師屯南昌城下以俟報可會濠跡露聞
朝廷遣重臣按之遂反己卯夏六月十三日生辰設
宴十四日例入謝濠列兵刃首呼公稽有
太后密旨取我監國公請以密旨示群僚濠語塞第曰
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公曰天無二日臣
安有二君有

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怒卻入殿庭易戎服出呼公
罵曰何負于汝奏我七本公亦曰
朝廷何負于汝而汝欲反耶一時官屬駭愕相顧獨
副使許逵反覆辯論濠大怒遂併執之同遇害于
惠民門時烈日方熾奄忽黑雲蔽公屍濠亦驚異
遣僞指揮王世寧者爲市棺而父老已具棺殮于
市林寺矣于時濠分遣逆黨奪有司印且募兵首
及進賢知縣劉源清殺其使棄城拒之又遣所親
募橫峰窯兵安義新民不得人益服公先幾卒之

南贛都御史王公守仁倡義兵討賊遠近響應不
浹旬而濠就檻車由公牽制首尾故擒夷若是其
亟也既公子埜率弟僕赴王師將死仇而賊已平
攻柩易殮顏色如生士民嘖嘖嘆異爭捐貲為公
廟像不日告成是非平日毅魄感孚之明驗哉
今上入繼大統詔贈禮部尚書謚忠烈賜祭二壇遣官
營兆域即死事所立祠祭之額曰旌忠蔭一子為
百户既以言者加錦衣正千户世襲而公之忠烈
日昭揭于天下矣公自少以古人自期居官恒自

許曰此心不敢不盡此身不敢不勞爰在江西平盜之績甚多未嘗以捷聞故賞典不及視之暴功自伐要市于朝而遇變輒委著何啻天淵也初落臬以行臺隘不利議小趾別建公曰有正人無邪地際此民窮財殫可為我創新署乎今葺廢隧於故溝中獲古鏡背列刻三十八字有昭明先運忠扶日月等語則公以社稷生也豈偶然哉平生著述有詩文啓劄六卷奏議四卷四聖糟粕恤刑諸稿藏于家

論曰嗚呼忠烈豈不誠全德乎哉方逆濠萌孽以幸非常澤吻磨牙噬民脂若狗豚然忠烈受撫臣之命誼不還顧凡可衛民者毅然肩之文經武扼險鯁其喉牙使鷙鳥形潛匿不得搏食東南可謂仁智兼資矣及建白寢阻雄撻盡節不旋踵而遂潰焉非忠烈圖大於微而何其最若擬遺耶語有之其生也以救時其死也以明道愚於忠烈亦云

少保張文隱傳

少保名治字文邦湖廣茶陵人也其先出江右永

新自公高祖播徙今茶陵月江里歷公父伯誠並以淳朴稱初公之未娠也母譚淑人夢異鳥憂雲下朱顱玄吭縞羽止其庭忽縮化入姙已而驚寤伯誠曰此鶴祥也將不有徵乎踰年公生神采異特機警慧動不可制甫七歲揮墨成巨字稍長偶辭翁對應聲諧捷多非人思搆所及者郡會稽董豫大奇之徑白督學官補兒校弟子員學官示以經書大旨即曉析旁及諸史百氏靡不綜貫發爲文蔚如也及鄞張文定督學試之見其文愕曰茲非

劉李二卿蓋指茶先輩坦齋西涯二先生云正德丙子舉于鄉遭父喪守制庚辰舉南宮第一先是州有龍化湖茶長老數言故有龍湖坼榜元出之讖公嘗憩而樂之因寓號及計偕北上湖忽暵涸龜裂果符應是年

毅皇帝南狩明年

今上即位始第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居一歲念譚淑入春秋高乃引疾告歸屏交息營克養益盛五年起授翰林編脩會兵部主事霍韜奏稱兩京堂上

官及翰林臺諫履任半年各舉一人自代公以知
人爲聖哲所難請改舊官便養且曰道苟可行則乘
田委吏不爲約道苟不行則高官大爵不爲豐識
者知其志存經濟不徒文章致身也七十纂修大
典成擢左春坊左賛善公在史局未滿考遽遷二
親之封格於例即乞辭陞秩願以舊職供事待封
其親疏再入
上嘉其情特畀封典聽辭秩盖異數焉其冬奉册使榮
潞歸拜大淑人堂下不數日大淑人猝疾不起人

謂天祐公至孝不使有貽悔云是時諸貴倖用事多不法公制終數年矣有超然之志至十三年縉紳先生以大義勸之迺起尋命主南畿試南士沿江左餘風競崇彫琢日入於弊公崇渾黜浮時稱得人明年同考會試又明年重書實訓成進右春坊右諭德十七年秋命主考武舉會試是冬安南國人以篡臣逆命絕謁貢乞師征討

上下廷議僉言簡近臣具文武才畧者賫令宣諭

聖朝威德因得擅制置其不須兵制可乃擢公翰林學士

以往公喜盤錯自別乃雖然應詔曰丈夫志在萬
里知安南如履堂奧耳詎株守一職為章句儒耶
未行有言小夷非兵不服者遂止十九年秋命復
主南畿試南士益知所宗不迷趨明年拜南京吏
部右侍郎又明年召改吏部右侍郎公遇事斤斤
自信敢斷決鋭然以辯正邪明升黜為大務及計
吏治貴人嫉忤己者欲擠之持不可竟不能奪惡
人趨競有京朝官鮮服行持所業文求正門下且
甘詞中款公正色戒之曰國家造士以明經致用

乃至鉅唐汚人之詩耶其人愧沮性峻方不與世苟合於持正自立爲世擯斥者雖疏遠必欲延致之屢薦于大宰不以爲嫌嘗薦一二輔官大宰擬常調公曰凡居官者悉以資深超用而輔者以淺資拘常調是使者常伸而忠者常屈何以勸後大宰悅從之時直隸中差猾持權貴吏苛切歲劾罷不下十餘數必能以一眚全者公言於大宰曰九州設官均爲一體而畿輔多中差猾時老察非所以惜人才安民生也議上

天子可之著爲令三年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院事二十八年春命主會試公見士習舉業類擬應試活套以徼一捷不知經史爲何物於身心了無所得特率諸房考精別嚴汰必詞合經旨及援引有根據者錄之故所取多學行士萎習爲之少變未幾奉詔教庶吉士每諭以立身大節其爲學期稽古識世務不落靡套有一二浮靡不自振濯對衆指摘不少恕故諸吉士多知省改明年拜南京吏部尚書任未及朞

上以元輔介溪嚴公屢請增置輔臣詔廷推五六人乃
改公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同南渠李公入
閣預機務夏四月至闕
上又命公與南渠公及太宗伯少湖徐公咸直禁中未
幾賜飛魚服白金文綺尚方諸珍物亡算公遭際
聖明日夜亹亹思納善道以與太平誓不營私不好法
不阿權貴有徇俗以贊通及以倖徑干者嚴詞峻
拒不假色遜自是諸司凡飭者惴惴焉縮其欲承
平日久中外戰士離落車馬消弱又連年調兵禦

蠹未乾公囊已虛公對當事者憤而言曰今兵老民疲禍旦夕及肺腑諸公不歷籌周思以爲宿謀而釀成疽根其可久乎及見士風瀾倒如水決防而天下乾耗經費無紀輒愀然嘆曰噫哉士習靡則元氣漓矣民財竭則精血罄矣其將何所底止乎至二十九年春

命復主考會試發策命意多剴切時弊蓋納牖無由而所以儆庶位者深矣卒之虜犯京師而一鏃莫施始服公非過慮云公自夏在直嬰暑毒忽疾大作

上疏請告

上遣中使偕御醫往視賜內膳醪米

溫諭降問少間公曰時方多事吾安得以疾自養乃彊

出供直八月以

大慶恩加太子太保辭不允然自是疲於承事疾加劇

不可完攝矣乃再疏

請告及虜入犯畿甸公伏枕惋泣力疾草疏欲堰白河

水以遏虜涉會憊弗支不及上十月九日嚴公偕

李公問疾公疾不可爲神志猶啍啍語不及一私

十四日竟卒長安西第嚴公命予東樓君視具凡
棺槥歛含無不周備先是公疾未作夜夢乘鶴
遊嶽飄飄若出九閡覺而占之曰斯吾始歿之祥
也殆將反化以歸乎已乖之矣訃聞
上震悼令有司治祭葬贈少保謚文隱公磊落有大志
欲以功業行實自見雖傳極群書以文學爲下科
雅不嗜尚間著於文若詩多切隱憂覽之令人省
奮嘗奉
詔修續會典公病前書沿革徒存本末失次往往取吏

胥故牒并條例無稽不提剛要甚或賦役之征用無紀内府之職制弗明與夫省藩外地軍士牧屯鹽政苑馬今昔殊紀慢不可核與其夜分商確欲以事始爲綱後之畢廢爲目昭

聖制于上附臣于下建明載其節略以備一代明良之迹而又詳稽往制備載議原既次復沿義將何取中更復定始自何時其他如稽員數辦歲供考虛實之類豁然以身肩之竟多扞格不果會三遇多警欲改一官自效又不果日取西北事宜諦究往失

而精來鑒思注措之未嘗頃刻忘邊計也立朝持正論侃侃無顧忌意有未當詞氣激切衆莫能屈然胸中無畛域不善爲逆億又不宿怨有犯而不校之風平生引薦善類如嗜飴然拯厄雪謗雖忤時忌有所不避晚年列樞筦中外想望其風采所爲多與願違至年僅六十有三不及究蘊蓄以沒惜哉平生奏劄及應酬諸作信口肆筆未嘗求出享正脫腐遠俗歸之古典則凡存稿若干卷亦可以鏡其槩云

論曰公之不起也豈非天乎禮初入銓部爲公屬吏見公議論天下大計如江河之不窮而勁節直氣不少挫阻視時事有戾於成憲者慨然嘆至欲裁定會典權衡百度使狐鼠不得緣以爲奸充斯志也豈在富貴賢豪間邪遭際

聖明柄用日侍帷幄使久于其位必有以振肅百僚而善類彙進泰運可冀矣乃以一疾弗起豈剛直難近

天固仇之耶小世道升降之朕者可以惕然懼矣

天柱山人傳

天桂山人者姓楊名訓字汝學吉之太和人少師

文貞公玄孫也文貞相

成祖歷洪熙宣德正統間有功四朝甚大

仁宗又特賜勑諭欲世世保全其子孫所期與國咸休

者甚渥也然公後人不聞以科目顯其蔭秩又不

常繼至山人生有異質知殖學年十四監司行縣

群試民間子弟奇其才錄補縣學生於是咸憤刻

厲思紹前踵至伏讀

勑語則又慨然太息曰吾家世受

國恩非他姓比忍令先公大業自我而隤墮不振已
耶時取家藏
賜書披閱玩繹因以考次
本朝故實文之淵涵海滀亦多自得所爲文類皆卽
叢則不詭時變提學官歲試率寘高等間以餘力
工古文辭卽雅淡成家文善因文知人同舍生或
從決試藝等爲言某甲某乙孰可中某爲決其人後
當善敗率文中至爲說經訂疑其辭微而旨傳已
多參錄之逹之旁郡士若民遣子受經者踵相躡

也然志操介特不與委㒒隆趨故同舍人多畏憚毋敢以熒酒相徵逐提學僉事金賁亨廉其賢檄有司禮之且署其狀曰立志不群力學不變蓋允協輿論云屢試有司恥爲新進習括帖遂時好輒不第會

今上詔正文體黜纖詭返之古朴衆謂山人合式矣廼竟又不第甲午選貢上禮部故事例除訓導是時用大臣言

詔吏部官其最者爲學正教諭以

廷試名在第六除華亭縣學教諭之則爲立規條數十務先德行而後文藝學故有會素文具尼不行乃飭廢齋樓集諸生親爲講說讎校其文之高下而儆勵之又喟俗崇侈靡競貧交正色臨諸生自講讀外無他燕見即見無惰容亦不假色笑至貧者以勸貸上立詢遣急且振之於是諸生益加敬恭其諸御史行縣見在衆中進止應對有度忍異之尋試察其文若行又爭相把獎以風諸博士或御史視學以意督過諸生輒爲之抹解無不需感者

即諸生被誣有司并有司毀學校矣欲有所持聞
其言卒不敢非禮相淩故僚友諸生咸倚以卒業
而所識長士亦莫不遵其業而閨色之以學顯於
當時在華亭七年廿足既糗亦忍教諸博士嶷
焉市要人取徒徑隨其家風故絫莫有爲之地者
既遷黎山王教授以行士大夫率諸生祖餞百里
外依依不忍去值仲子載鳴司理潮州政聲日徹
廼嘆曰始吾所以出任者我先公之故也廼今有
辭地下矣遂歸故里日置酒集故老道少時事雖

然淡也未幾疽發背竟卒卒之日午顧左右曰時可矣起沐更衣端坐對客猶拱手訊謝聞子弟竊議銘旌題教授銜乃責之曰我未嘗之黎山奈何非禮處我其臨終不亂如此山人性嚴毅不信巫禱家居端重無琑僻態自少至老飯一肉布裘終身事若父備極孝養晚年母被恙疾朝夕扶步侍食不輟及沒阻衆議羇柩至起貢則割路資襄事乃行伯兄季弟殀乏嗣竭力終墓祀并媳恤其債女又飭廉稜不可屈于俗往鄉貴人當路並謁如

平交及欲致為昏輒辭避至所以教載鳴等耿耿不忘先訓於涖潮州也則遺之書曰汝毋以微媚人卒之載鳴敬愼事徽援天曹暑司封郎砥礪其節於文貞世業適有休光謂不有本哉山人初號別山後更執齋最後易今號今以子官贈承德郎吏部考功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所著有執齋朝天教吳指衡諸稿亦可以槩其志云

論曰自里選廢而直行之士為世所絀久矣山人殖學潤身而文又足以達志廼阨校官以沒非取

士之道未廣耶然厲節潔行爲後學楷模視借官於朝而貶損失身豈以其輕易其所重者哉世謂文貞勤勞王家而光佚弗紹若有憾於冥冥者然有出入不隕其聲而薦發於司封君亦可以信明德所被遠矣

孫孝子傳

孫孝子者餘姚人名堪字志健忠烈公之長子也自幼以孝聞性頗特耆學無所不窺弱冠補學官弟子治舉業兼工古文辭讀史至忠孝大節事則

慨慕不置有膂力習騎射兼悉九邊形勢思準措之長老見者輙稱為文武全才期以遠到焉忠烈出撫江西知宸濠蓄異志以家委孝子獨往及殉忠傳至孝子大慟為位奠忠烈而告之曰父今死忠兒獨不能死孝耶徒跣間行期必快憤至則逆濠已就擒乃洒涕詣忠烈殯所啓棺更殮觸地哀慟屢絕遂遘疾以其聰喻年

今上御極首褒忠烈遣官禮葬慈水龍山之陽孝子結廬墓側晨昏哀奠若始喪有靈芝一莖九葩者數

本産墓上人咸異以爲孝感及終制以父變非常
仍服黑縗畢三年居廬不聞外事嘗謂二弟曰終
天之痛已不可爲而太夫人在堂二弟可湮抑徒
生耶言已相向擗踊哭嘉靖乙酉孝子奉
特恩錄入禁衛叩當路哭而辭之曰噫予不能捐身起
先人之難豈忍食先人之福大學士費文憲慰之
曰君有賜敢違諸於是又哭曰予亦豈敢沒先人
之節乃拜
命迎太夫人養于京邸未幾中丙戌武試第一進署指

揮同知聽用孝子不忍離母徼功名疏乞終養竟爲例格其後本兵借孝子才曠推陞都指揮僉事僉書浙江都司政尋改坐神威營又罷歸解職不允每下營自備蔬食不取諸官創宿與衆行伍并有紀律巡視科道過而式之不復稽查孝子見尺籍耗冒相市爲奸不可授甲又事勢牽制倅難專裁輒自嘆曰堪也荷

聖明憫忠恤孫亦思受一旅之寄效馳驅以酬報塞而職弗獲盡可靦面就列耶復疏辭營務不允久之

進管錦衣衛南鎮撫司事擢都督僉事管前軍都督府事所在振官常不逐塵趨夜巡禁城必挽符周歷至漏盡方息宿衛禁旅亦警惕不敢懈逸自便庚戌北虜犯順左都督陸公炳疏强弩之利表孝子教弩京營孝子疏掣弩用弩之法千餘言得俞旨訓練萬人踰年而藝成又掣神臂克敵二弩數千張力可及三百步并輯古人已試之效為書曰弩考欲上之以見嫉大將軍不果時仲弟墀歷官尚寶司卿季弟陞歷官少宰並侍大夫人京邸孝子

每退食率二弟承顏膝下呼諸孫前戲為娛遇忠
烈忌日舉家素服聚哭孝子見大夫人哀甚必百
計以求其意乎諸子弟徐察孝子獨居枕席有淚
痕終不令大夫人知恐觸其感冬月大雪諸孫除
積雪作獅子見之怒令掃去適大夫人至玩之孝
子即令勿掃持酒觴大夫人且詠曰莫作兒童戲
真承母氏歡其順志類此忠烈嗜食鵝孝子聞變
後絕不食每曰吾見此感裂五內寧忍食之及年
七十子婦請舉觴為慶孝子潸然淚下曰若等尚

不知吾之情事耶此殘生為老母留耳忍望延壽耶聞者為之感惻癸丑大夫人捐館孝子哀慟如喪忠烈時絕而復續及扶柩在道益毀瘠渡大江體已不支猶汲中泠泉烹茗甫卽薦几筵謂大夫人不嘗玆味者積有歲年悲傷益甚奄奄抵杭城比關竟不食卒于柩側訣無他辭惟云喪未大事有二弟在吾從先人遊地下足矣先夕有巨石隕河撼舟蓋純孝通於神明故兆異若此孝子性剛方持重自為諸生時卽表正宗族鄉人為不善者惟

懼閒於孝子薰而化之者甚衆處私室嚴于弟事
之斤斤守禮法歷官三十載所在振廉操與人交
侃侃無阿然義之所在厚不可及學綜該明以窮
理正心爲主發爲詩文動關世敎於天文地理律
曆醫卜諸技藝靡不旁通間施繪事亦精絕爲縉
紳大夫所珍慕壯志卓厲欲以經濟表見及痛
忠烈之變泥抱幽懷止以養毋爲計故官階雖屢
進而此心與忠烈俱逝久矣巡按浙御史趙君炳
然行部至姚采輿論特疏于

朝旌曰孝行之門覩起難奠辭於是益驗其不負云

論曰予嘗觀

國初典故見邢編修恭魏給事中敏俱以至行旌為孝子不稱其官蓋孝為吾道之脉國家之瑞非圭組所能易也以孝子之才器使假之重柄必業振當時然痛父之深竟忘其材而身殉柩側與殯前之櫝豈徇外者之可能蓋天欲顯忠烈之報故發於孝子章明有若是彼忍於背君父者觀此不可以檢鏡矣乎

茫湖李先生傳

茫湖先生者姓李諱萬平字　衡庵副牧麟公之曾孫也李爲豐城望族自石雲晉有處士諱從者由臨汝徙邑之茫湖歷宋元入國朝以科目著一邑牧麟立朝首發嘉寧亥狀有直聲及丘備松潘值董卜韓胡構變潛消甚賞享以壽終生子與鎬甫二旬而夭先生二歲失怙群從伯仲懷吞噬心危如綴旒賴母林氏茹苦有遠慮護先生辟地外家既構訟聽成於巡按嘉定劉公

肅劉奇先生豐隆不凡且戒諸伯仲曰汝輩毋自薄此兒稍長非汝等儔匹也與之豚肩而出幼有悟性甫七歲鄉先生嘗試之聯句曰老鴉踏斷嫩椏枝鴉飛椏落適羊嚙樹即應聲曰白羊食盡黃楊樹楊死羊生其警敏類此遊郡庠刻苦攻舉子業兼志古文詞屢為督學二泉邵公虛齋蔡公所識拔名籍甚凡七試場屋不第已乃謝塵囂專督子姪礪學毋忘世守故弟姪頗啓迪彬彬登科甲二子逢遂相繼取進士尋以遂貴封刑部山東司

郎中嘉靖壬辰先生以二子官給舍祠部迎養京邸時御史大夫浚川王公素慎許可見先生與語歡甚每對人言曰誰謂野無遺賢耶如李祠部乃翁博古通今氣度宏遠即授之重柄寧與隨時就功名者伍耶今老矣惜哉踰歲南還深自貶損酬接里族即卑幼微賤必斂容磬折不敢慢題所居之寢曰抑畏旁書天道虧盈而益謙四句以自儆已而給舍祠部俱以職事異同為軸臣所中同曰

詔獄邸報初傳閭里驚愕先生怡然曰夫居官者苟職
守言責無虧所得多矣即遠竄何悔既而俱蒙
恩薄譴復貽書及詩慰勉中間規過之訓處困之方早
見定宗事後當成敗不失尺寸歲庚戌壽登八袠
時遂任留臺中丞先期遣賀先生書來曰予以三
世一身遭值多難乃荷廷大耋孫曾三十餘人繞
膝稱觴已為過望汝乃欲假諸卿之重以為一日
之榮造物忌多取予懼不任也卻不赴無何見屬
纊聞中丞以　廷推

簡召兄先生慷慨貽書責以許國誼不還避顧有忠孝從今
就一頭之句既中丞罷職爲民自以考古讀成後
進爲樂無一毫芥蔕意癸丑十月之二日先生年
八十有三遘疾彌留子孫環跪泣受遺命先生笑
曰予何言汝等能率教則平日所聞不少吾不能
效戀戀兒女子態也忠厚勤儉是宅心保家之要
汝其識之然于聞生死之際聖賢所慎常情畏怖
心生神識便亂今得了心下曠無一事更覺輕脫
不審去後更作何如狀然目已瞑矣不踰時危坐

而逝先是先生以四十八歲遘奇疾氣絕者三日忽寤而言曰適之帝所伏拜移時見殿上紫衣人麾手有黃衣人扶掖而出出遇群徂圍逼因躍馬揮刃砍殺數輩隨到一市肆坐定主者持一簿來則先生平日所作詩稿也爲言果報及家後事甚悉覺後二日則指甲毛血凝結在焉乃知殺賊似夢而非與趙簡子秦穆公事相類識者稱先生爲異人豈不信哉自髫齒以純孝聞居母喪哀毀骨立年至大耋痛毋因催家難言輒泫下妻子宴私如

對賓客子姪侍立竟日無敢跛倚孫棫材繼領鄉
薦不自矜喜惟勉名砥行脩業毋侈聲譽義彰不
入一毫非義嘗戒子弟曰父子兄弟倖利相與古
人以爲亡徵顧汝曹勤儉稍自給不妨爲學足矣
以故受封二十餘年足跡未嘗一干公府雖屢辟
鄉飲大賓不就崇雅黜見族人有貧難無依拯援
惟恐弗及或以强凌弱冒賄自封者峻斥不少恕
巡撫東山張公稱先生仁孝廉介表著鄉邦豎坊
牌題曰盛世逸材提學青湖汪公移文有閑門著

書官府罕窺其面息機謝事鄉里共推其廉之語
人以爲實錄云平生著述甚富尤長於詩詞於家
人古會輙自製新詞令童僕和歌無不諧恊所存
僅機豹咒遊寮榆十餘卷子四孟選太學生仲即
給舍孫德安知府叔遠河東運司知事李即中丞
令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孫男十人椽栻村
俱領鄉薦餘爲膠庠生曾孫男二十一人方綿綿
無疆福履之盛吾豊罕比蓋泉然之定樞有若此
予家食時聞先生學務貫識志友古人今不與要儒

降趨而嚴毅若並即凌傲自恣者見輙斂戢或有情行不檢惟恐先生與聞庶幾玉烈之風及壬辰叨第獲挹老成典刑端坐如山時使躁心不覺頓釋每接見論古今理亂人物風俗得失及時務邊情歷歷如指掌未爲徇俗語且於塵埃中忘予固陋許以遠大事業今叨列六卿前言在耳能無感舊矣乎因撫宗伯西野公所次狀爲先生立傳志所以不負知愛者固有在也論曰予覽先生幽潛之懿蓋有感於里選不復古云先生抱經世具擇

道而蹈不忍一毫愧怍於天人使里選法行吾豈當首勸駕必表儀朝端無疑也而乃抱璞藏珍不得效濮洽者與有司爭尺幅非宦遊之途未膺鄉欲積仁潔行標的吾曹使收麟之忠勤林冊之貞節自此光大數貽黃堂司馬勤功登鼎繼之諸孫繩繩然並濟其美矣於先生未為不厚矣彼身居高位睨視一世而後德無聞觀此不惕然有省也哉

宮保孫文烙傳

孫文恪公諱陞字志高浙江餘姚人父忠烈公贈
禮部尚書娶夫人楊氏生三子伯堪由武舉第一
人仕至都督同知以孝旌仲墀仕至尚寶司卿季
則公也自幼穎特不凡髫亂即嗜學日記數千言
讀史至名賢傳輒以自期弱冠補邑庠弟子擇友
課文必循矩度倘塵坌亦多所勸正同輩莫不感
服正德己卯忠烈公撫江右死寧庶人之變公隨
二兄誓死赴讐會庶人就擒乃扶柩東歸廬于墓
茹素三年巡按韓御史聞而賢之召試越三臺弟

古文驚爲謂可與唐人滕王閣序並稱名起浙中籍甚嘉靖乙酉舉于鄉丁亥遊太學大司成今少師分宜嚴公及上海陸公兩試皆居首時伯兄官錦衣迎楊夫人就養公依焉傳經都下家窶甚乃自題曰勿謂古人為不可及勿謂天下第一等事為不能做粘之書廚其礪志類此乙未對

大廷進仁禮保邦之說

上親批說仁禮之意好

賜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脩公感

上知援閉門撿身心研墳籍求所以經世務絶不與他
曹事己亥春
詔立東宮詞林官例得補宮寮人爭競進公獨不然居
公後者以妨己讓之竟不為動乙巳以校勘
列聖御文五經二十一史遷右春坊右中允與脩
大明會典清理軍職貼黃丙午主南畿試事崇雅黜浮
所取多名士一切宿弊芟革殆盡己酉晉大司成
敎先器識敦實行命諸生各舉所知援其尤者揚
於彝倫堂以風其餘又慮浮競難制懸格二十二

條執行之不以親故關說輒改或遇貧窶出粟為
助諸士咸服辛亥遷禮部右侍郎值今少傅華亭
徐公為尚書協恭一心諸大典儀如請行
裕景府冠讀禮商決居多壬子
上卽舊邸建元佑宮命安神祭告公奉使謹飭所至減
騶從有司或供治過具悉揮去過襄鄧間民治河
多菜色公見而憐之作詩遺守臣遂得廩粟療荒
守臣為鐫詩于石癸丑改吏部丁楊夫人憂朝紳
禮餽悉謝却或強請留一幣曰此其賻也公亟請

焚之以秖其意至浙伯兄卒公歸一喪廬墓茹素
如忠烈公時人見公毀瘠勸之肉食不從淚輙下
以是得脾疾服除薦疏踵至徵拜禮部左侍郎旋
改吏部公樂道人善察其可用即白太宰不欲人
知礪氷操視毫末非義若將浼巳人素信之無敢
以私入者丁巳晉南京禮部尚書留都為遠外巧
宦者往往不樂推公泠然無營心至則懲俗奢靡
敦朴素為諸曹先疏陳救術業數事剴切可行
詔嘉納之公因曹務稍簡益潛心治道凡邉塞險夷户

口登耗與夫刑名錢穀庶政一一研究顛末忠注
措之屹然爲後進法程庚申六月二十日以病卒
壽六十訃聞
詔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賜祭二壇遣行人治葬於是士大夫咸幸公蒙
恩渥爲榮而尤悲公不獲入相
天子竟其設施云公孝友天植事忠烈公及楊夫人始
終盡志無敢容事伯兄如事忠烈公無巨細必稟
命而行坐必侍側痛忠烈公殉節戒勿治家慶絕

手不書盧字臨文以他字易之終不爲人作壽文

文至楊夫人兼世又不爲人作壽毋文平生無冢

念一介之微苟有未安曰趙清獻必不如是雖奇

字名畫弁玩適之物泊然無欲教諸子不專文藝

嘗曰養德養身養學三者須日體驗不可缺一故

長子鑨典兵曹次鋌任編脩次鈞領鄉薦次鑛蔭

國子生次鏁習舉子業俱奉庭訓不脫書生氣味

睦宗族懇懇道之爲善雖賤與幼行坐以齒敘既

貴猶徒步閭里中非遠行不肩輿重交誼尤篤死

者同年韓脩撰早卒撫按其子以部使者立坊表
誌華州王司成以地震卒亟收其遺文叙以傳士
大夫愈服公古道不可及其問學不自暴炫於六
籍百家金石竹簡之傳拜國家典故無不洞悉爲
文宗兩漢詩宗杜氏宇內慕而求之者非其人不
授筆至事關綱常如餘姚謝生殉賊及雲棲鄉王
氏雙節皆爲立傳所著述有易測窺天錄及詩文
若干卷
論曰忠孝爲天所佑豈不信哉考忠烈公撰祭樹

大節與日月爭光乃使文恪公與督府公前後以
文武顯天下何其章章著明及文恪公入仕以來
志在天下惟以水旱寇盜爲生民憂而視身勵行
矩步繩趨不敢一事違典意豈不欲仁禮之學見
之柄用耶乃竟不及召以卒將往來昭昭者有時
而渝耶然德足以範世言足以垂訓蓋棺之後視
廷對無內疚所托不朽者固在也矧義方之教乎於
賢子濟濟然彙征如昂霄然亦可以信天道矣

湖廣布政司正理問章元綸校

鐔墟堂摘稿卷之十三終